法国学者索妮娅·布雷斯莱——

用笔和相机讲述真实的中国

龚　鸣

海客谈神州

在见到法国学者索妮娅·布雷斯莱（见右图，龚鸣摄）之前，对她的名字、故事早已十分熟悉——穿越中国西部地区、独自创立出版社，用笔和相机讲述真实的中国……我在心中默默画下一个智勇双全的女性形象。她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常常孤军奋战，但听她讲自己的故事，却没有艰难困苦的回忆，只有温暖、活力和快乐，如同阳春三月般充满希望。

触动——一个西红柿的故事

“身体和灵魂永远都在路上”，是对索妮娅的完美写照。她既是博学的学者，教授哲学、伦理学、传播学等课程，还是笔耕不辍的作家，又是好奇的探险家，走过的路都变成笔下的文字。图书、照片、绿植，她书房里的这三种装饰映照出她的精神世界。

“我最近在准备一部随笔，分析法国不少媒体为什么用否定的眼光描写中国。”刚见到我，索妮娅就开门见山地说：“为什么不少法国人对中国心存偏见？”她拿起整理成册的媒体报道，自问自答：“首先他们获得的信息就不准确。”接下来的话题如行云流水，我们谈到西藏新疆，谈到丝绸之路，谈到她的旅行和著作，索妮娅反复说道：“我想让法国人看到不一样的中国。”

“让法国人看到不一样的中国”，是索妮娅十多年来的努力和追求，而这一切要从一个小小的西红柿说起。

2005年，索妮娅博士毕业后，决定去东方旅行。在从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上，同车厢的两位中国女性送了索妮娅一个西红柿，令她深受触动。“因为语言不通，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原来是她们觉得我没有吃饱。”这份关心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索妮娅看到，火车上的中国人都在为生活忙碌、为工作奔波，这和她了解到的、法国媒体经常提及的“人人都是同一张面孔的中国人”完全不一样。在北京短暂停留期间，她看到了迅速发展、充满活力的中国和奋发向上、努力拼搏的中国人，这些所见所闻给她带来巨大的“冲击”。“从那以后我就只有一个想法，再去一次中国。”

后来，索妮娅不止一次来到中国，记录中国。迄今为止，索妮娅共出版了《发现西藏》《深入西藏之旅》《发现甘肃》《新疆生活》《新疆——丝绸之路的一千零一个奇迹》等近10本有关中国的文字和摄影作品。她曾三度入藏，行走新疆等地8000余公里，与当地工人、农民、教师、医生等各行各业的人们交流，抓拍他们欢笑、工作、休闲的瞬间，将中国西部的壮丽风景、民风习俗和交通状况等方面展现在法国读者眼前。

记录——一种不同的视角

在研究介绍中国方面，索妮娅在华裔作家韩素音身上找到共鸣。她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素音便通过写作向世界介绍中国，讲述中国的美丽河山和感人的扶贫故事，渴望促进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沟通与理解。“难以想象，过了半个世纪，我还在重复她当年所做的事”，索妮娅有些无奈地说。

索妮娅的书架上摆着十几个装满黑色、灰色粉末的玻璃瓶，里面装着她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库姆塔格沙漠、珠穆朗玛峰和敦煌等地带回来的沙土。她说：“这令我时刻想起那片土地上的美好回忆。”索妮娅坐着火车去拉萨，对穿行在海拔四五千米上的高原列车赞叹不已，形容那是“云中列车”“天域列车”；她去拜访西藏大学，为图书馆里藏文书籍实现数字化存储而欣喜不已；她和西藏、新疆的企业家谈创业之路，赞叹“这里有着尊重现有生态环境的智慧”；她深入了解村民的生活，讲述一位村干部带领村民修路通车、发展致富的故事；她去参观养老院，看到老人因得到良好的照顾和治疗而延年益寿……

耳闻目睹的一切令索妮娅更加坚定——“换一种视角写作和看世界”，这是悬挂在她个人主页上的醒目文字，也是她的人生信条。在写作上，索妮娅坚持自己的视角，从亲身体验出发，从人与人间的交流出发，客观真实地记录中国。在她看来，文化交流除了要尊重差异之外，最重要的便是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这是理解的基础。索妮娅真诚地对我说：“去和中国人交流，去观察他们的生活，去发现不一样的东西，而不是带着偏见去验证偏见，这是中国教会我的道理。”

在课堂上，索妮娅常常带领学生做“怀疑练习”。在她看来，真正的知识源于亲身体验。她告诉学生，不要将书本上的知识奉为真理，而“要亲眼去看”，要换一种视角看中国。索妮娅希望有一天能带领学生去中国，让他们走近中国、理解中国、爱上中国。

坚持——一个人的出版社

最初，索妮娅的作品在出版时常遇到阻力，甚至连家人也难以理解她对中国的热情。为更好地出版自己的作品，创建一片自由的思想空间，2017年，她成立了丝绸之路出版社，自己一人负责一切事务。到目前为止，她的出版社已经出版了10余本著作，其中就包括她的新作《新疆——丝绸之路的一千零一个奇迹》。

与出版社共同发展的，是索妮娅对中国的研究。目前，她的研究领域扩展到中国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等领域。索妮娅说：“西方的政治体制面临很大问题，西方需要接受新的思想。”在研究并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后，她认为中国正在“修路建桥”，创造一种通往未来的新的治理体系、民主形式和生活方式。例如，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各民族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实现了“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这是西方许多国家未能实现的伟大成就。

说起出版社的名字“丝绸之路”，索妮娅说，历史上的古丝绸之路是一条商道，也是实现文化交流的通道，令人神往。伴随“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深入人心，跨越大洲的文明交往史将被再次激活。索妮娅说，她曾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对“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民心相通”情有独钟，特意标上记号，因为西方需要加强与中国的交流。在《新疆——丝绸之路的一千零一个奇迹》的序言中，索妮娅写道：“在摒弃定势思维之后，我发现了这一倡议的伟大、独特、奇妙之处。”在她看来，中国人热爱和平，“一带一路”是一条连接亚欧的友谊之路，体现了一种消弭隔阂、注重联通的开放态度。

临别前，索妮娅坚持让我不再用法语中的“您”来称呼她，而是要像朋友般以“你”相称。那么，我便如熟悉的朋友般称呼她——索妮娅。

永恒的安徒生童话

喻　盈

4月2日是丹麦作家安徒生的诞辰。214年前，一个嗷嗷啼哭的男婴降生在丹麦小镇欧登塞一间窄小破旧的房间里。他出生时的木床，不久前刚充当过一位病逝伯爵的灵床，床头连黑纱都尚未褪去。这个在如此窘迫环境中诞生的孩子，就是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没人能想到，他日后会成为享誉世界的作家、丹麦的象征。

绝不放弃，坚持写就爱与美的艺术人生

安徒生的父亲是个贫穷的鞋匠，母亲呢，作家在自传中写道：“有一颗充满爱的心灵，对生活的世界却一无所知”。11岁时，他的父亲去世，母亲改嫁。14岁，他就收拾行囊，怀揣十几块钱，独自去首都哥本哈根闯荡了。离家之前，安徒生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虽上过慈善学校，但“几乎一个单词也拼不对”。他的人生，像极了他童话故事里那只丑小鸭，从卑微中出发，执着于自己的天赋之路，最终一跃成为天鹅。

安徒生的人生跌宕起伏。他热衷讲述自己，一生中写下的自传作品多达五部。在《安徒生自传：我的童话人生》里，他的童年穷困却不乏爱与尊重的滋养，虽然在一些研究者看来有些美化，但仍可作为理解其人生与文学的线索。他写到鞋匠父亲对文艺的热爱，每晚给他朗读拉·封丹、霍尔堡的作品，或《天方夜谭》里的故事，在休息日花一整天给他做精巧的玩具。

一家人用心将并不宽裕的生活过得温馨而精致。夏季的每个星期天，爸爸都会带他到树林里散步，令他热爱大自然。五月时节，妈妈会穿上唯一的连衣裙，参与父子俩的出游。“每当散步回家，她都要带回一大捧桦树枝放在擦亮的炉子后面，还总是把带叶的小树枝插在屋梁的缝隙里，用它们的生命来标记我们生命的生长。”妈妈把亚麻床单、窗帘浆洗得雪白，在厨房墙上挂满各种小画，如同一个小小的画廊。当别的孩子习惯于被老师责罚，安徒生的妈妈却主动找到老师说“请不要打我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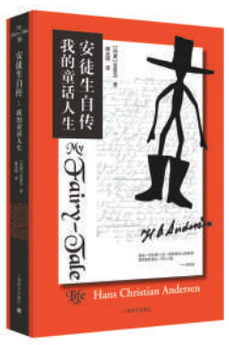
这些充满爱与美、自尊与自重的启蒙教育，令安徒生从小便热爱艺术，并相信自己具有艺术天赋。14岁时，他来到举目无亲的哥本哈根，竟敢于循着报纸上的地址，敲开一位位著名音乐家、舞蹈家、戏剧家的门，毛遂自荐。这是非凡的勇气。

他尝试过唱歌、跳舞和演戏，却一一失败。但凭借在任何逆境下都要坚持下去的决心，即便被嘲弄、被辜负，安徒生还是不断寻找着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能。终于，皇家剧院的经理科林注意到了他，发现他虽有天赋，却欠缺系统教育。科林向国王申请资助，把安徒生送入斯拉厄尔瑟文法学校。这成为改变他命运的关键一步。也许正因此，在安徒生的自传里不断出现这句话：“你得去上学。”

22岁时，安徒生被哥本哈根大学录取。他获得国王的旅行基金资助，一生完成长途旅行29次，走遍欧洲，甚至抵达北非。一路上，他不断拜访当时的欧洲文化名人，从作家雨果、狄更斯和海涅，到音乐家门德尔松和李斯特……人们惊讶于这位年轻作家身上的勇敢与莽撞，即便名不见经传，也要想办法叩开这些名人的大门。这段经历也被安徒生记录下来，在自传中，他留下一幅19世纪欧洲文化领域细节饱满的长卷。历经岁月，这些历史的肖像终成文化的宝藏。

常怀希望，用儿童视角创作透视人性的童话故事

终其一生，安徒生创作了大量童话、小说、戏剧、诗歌、游记，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仍被广泛阅读。但真正令他不朽的，还是童话。这160多篇或长或短，少量取材于民间传说、大部分由他原创的童话故事，在全世界译本众多、发行量巨大。



很多人认为童话是写给儿童的读物，事实上，大部分安徒生童话都不是专为孩子而写。从出版第三本童话集开始，他就特意去掉了“讲给孩子听”。借用孩童的天真视角，作家透视人世的悲欢，人性的渊薮。在他的童话里，孩子们收获了瑰丽的想象、坚韧的意志和爱的抚慰，而成人领悟到的则更复杂，也更广阔。

例如《海的女儿》，小时候看只觉得是个玫瑰色的、为爱献身的故事。长大后重读，才发现它的叙事里有着迥异于其他王子公主类童话的独立女性视角：小美人鱼始终在自己做选择，为了追求永恒灵魂和理想生活，她决意从海底到人间去，宁愿放弃长达300年的寿命，并用声音交换一双腿——这背后不仅仅是爱情。为坚持初心，小美人鱼放弃刺杀王子，宁愿化为泡沫消逝，最终来到精灵的世界，得到天使的祝福：只要她一直积攒善行，就会获得永恒的生命，亲手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不灭的灵魂。在爱情故事的外壳下，这是一个女孩追寻自我、不断选择，最后获得重生的故事啊。

安徒生的感伤中常怀希望，他用令人心颤的诗意，为悲剧铺上一层如月光般温柔的底色。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天寒地冻中单衣赤脚的小姑娘，在火柴的微弱光芒里瞥见幸福生活的样子，伸手被幻影中慈爱的祖母揽入怀抱。《没有画的画册》里，32个独立的小故事，写遍藏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无常和死亡。但因为故事是由每晚爬上阁楼与穷苦诗人约会的月亮讲出，起伏不定的命运中仿佛又多了一点安抚人心的“确定”——月亮总会升起，未来总会来临。这样的天真与悲悯，给了安徒生童话经典文学的质感，也令人读后灵魂久久震荡。

在安徒生笔下，现实与幻想水乳交融，他以天真又悲悯的情怀写就的童话故事，具有超越时代的经典与美，历经两个世纪而毫不褪色。

下图为安徒生雕像。

影像中国

寻找可可的故乡

韩　晗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喝一杯热可可，温暖顿生。独特的香味既萦绕在鼻尖，又充盈于味蕾，可可不仅是老少皆宜的饮品，还是风靡世界的巧克力的主要原料。然而又有几人知道，这种不起眼的棕色粉末，它的家乡在哪里？欧洲虽被誉为巧克力工厂，但细心的人却发现，欧洲大陆并没有可可树种植园，几乎全球的巧克力原料——可可皆来自拉美地区。

传统观点认为，可可作为农作物的历史可追溯到哥伦布到达美洲前2000年左右。在今天的墨西哥、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三国所在的中美洲地区，考古学家发现可可最早作为农作物种植的相关遗迹。随着拉美地区考古学的新进展与科技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应用，人类与可可树的友谊延伸至5000多年前：科学家们发现，在5000多年前的亚马孙高原曾经种植过至少一种可可属农作物。

尽管如此，可可的身世依然存疑。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面积约占全球总面积的13.5%，在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陆上，究竟哪里才是可可的家？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可可最初种植于委内瑞拉或秘鲁，虽然依旧未成定论，但可可与印第安农业文明间的渊源却毫无疑问。

可可的种植以美洲热带地区为主，地跨多个拉美国家，主要集中在墨西哥、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的部分省份和亚马孙地区。同时，在中美洲大西洋沿岸以及当时名叫多拉达的岛屿上，一些可可树也自然生长于林地中。抵达美洲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最早从印第安人那里获得关于可可果的知识，在此之前，印第安人独立掌握着可可的种植和制作技术，从未外传于其他民族。

可可的全球化进程始于印第安人将其作为礼物赠送给西班牙探险家。在远古时代，居住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将压碎了的可可种子制成名为“肖克拉提”的饮品。1519年，西班牙人埃尔南·科尔特斯在美洲东海岸墨西哥登陆时，印第安人将这一包含了美好祝愿的饮品赠与他。西班牙人得到了这种珍贵的饮料，其成分不仅包含从可可豆中提取的糊状物，还融合了其他不同植物的香气。如此美味、令人愉悦的饮料甚是符合西班牙人的口味。有记载表明，在17世纪末，委内瑞拉种植的可可从梅里达出口至西班牙。仅以1701年至1703年的大帆船贸易统计数据为例：从委内瑞拉出口至欧洲的可可豆年均规模为600至2230吨。

可可传入欧洲500余年，在那里，它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引入西班牙的可可获得皇室认可，深受国王夫妇和公主喜爱。罗伯特·查尔斯在他的著作《关于巧克力的一切》一书中写道：“1600至1700年之间，巧克力还是一种奢侈的食物，只提供给教会和官员等权力部门，可可在欧洲的身份由此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起初被认为是西班牙特权经济阶层的独家饮料，随后因其美洲身份，在教堂、商店和住宅区遭法令禁售。”另有阿森松·埃尔南德斯在题为《巧克力：纳瓦特尔的历史》的著作中回忆道：“西班牙将这一新型饮料的名字从‘肖克拉提’改为‘巧克力’，继而获得欧洲社会认可。”

近300多年是可可进入工业化生产与全球化贸易的重要时期。在17世纪，人们发明了进行大规模工厂化可可研磨的技术，随着产量的快速提升，可可成本飞速下降。在18世纪，得益于蒸汽巧克力研磨机的发明，工厂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快速生产大量的巧克力。

于是，欧洲，这片不曾出产一粒可可豆的大陆，成为源于美洲印第安农业文明的古老作物——可可的现代化与全球化之地。1777年，西班牙巴塞罗那建成第一个生产巧克力的机械工业生产线；1819年，瑞士弗朗索瓦—路易斯·甘椰创建了第一家巧克力工厂；1830年，瑞士人查尔斯—阿梅德·科勒发明了第一款榛子巧克力；1847年，英国弗莱父子公司发明并生产了第一个巧克力块产品。此外，1875年，瑞士人丹尼尔·彼得和亨利·雀巢公司将牛奶加入巧克力中，制造了世界上首款固态牛奶巧克力。随后，比利时制造商诺豪斯推出首款夹心巧克力糖。

人们探索可可特性与制作方法的历程从未停歇。在制造商的不懈努力下，巧克力制作工艺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拓展，巧克力也逐渐成为与各种香料和干果相结合的产品。

今天，巧克力专家已经证实，想要制作出最好的巧克力，需要来自委内瑞拉克里奥尔品种的可可豆。可可的家乡也许不止一个拉美国家，但欧洲巧克力的香味却无疑源自拉美印第安人的农业文明。

国际副刊

本版责编：李伟红　王佳可　王　迪
电子信箱：rmrbgjfk@163.com
制图：蔡华伟